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改刻

世說新語補

十七十八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9

5

10

15

20

25

30



文章 17  
W210  
9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上海古籍書店 寄贈

010185100582



任誕下

○○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

王云大是佳境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

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

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云與者達同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

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

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

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

王云佳境乃在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

有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



王云道得靈寶  
哀樂情狀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

發未嘗不至鳴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王治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

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

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

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脣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

之友答曰民性飲酒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

州益

張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至中書郎

北史卷之二十一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

王云此註節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昔云。四海遺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列奏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輓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效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效。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嗔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歎

王氏譜曰。輿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唱義。使喻二吳。吳居喪。技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歿。恭罷兵。令。吳反喪服。吳大怒。即日據吳都。

應世云孫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蔚蔚敗不知所在

○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補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解

○補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

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

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奐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補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補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補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待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曰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次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長史

○補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山南史曰暄義興國山南史曰暄義興國山

王云酒人文不多見此書便堪與酒德頌並傳

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考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左與此子交。歡地。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各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警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  
 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  
 可一日而不可一日。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策。遍匝朝野。自言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  
 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補

齊神武

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渤海蓀人。仕魏為丞相。百戰而剪。剪凶徒。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後主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悸。歎。

為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以物務于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

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

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

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

齊書曰搔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

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曰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

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實諸

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因入奏挾

與俱行光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漢楊惲南山種

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

不為儒務不接古匠

○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

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許以所學獻

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

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徐雜侍婢入

未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

詞迨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

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

笑樂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

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

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為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

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

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

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直率不責以吏事官著

作佐郎出為蓋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補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

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

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

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去叟和之

補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為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王云子瞻嘗自言上可陪諸佛下陪悲田乞兒顧足此意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

梳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曰。爾衡豈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為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遂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歎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志遂令殺黍臚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弄戲補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糞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歎公殺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箠之而罵不止遂令殺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 ○ 補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販鉄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

王云殆用公榮語調公榮云云即以公榮語翻出更妙滑稽之雄

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一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和在坐不與焉相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董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 ○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瞻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吕安事而遂譖康焉

○ ○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

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兄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

喜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京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領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爲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劉案：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蕭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幽日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斂衿，容時嘆皆得其所。

○補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七古士危補卷之十



王劉云敬作爾三  
字極得信能何  
必爾語者作何  
轉文之爾故云  
然也  
王云此語猶冷  
諺不雅在亦

○○補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小字  
也晉安帝紀曰謝安字仲凱濟陽人祖也散騎常侍父勳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謝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

劉云亦似小說  
書云  
王云子猷穢行  
然風流足為後  
世口實語亦自  
佳

○○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玉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謝安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微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  
也又問馬比外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路問外。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外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列云甚得賦趣

德登云隱士指安時未出仕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補



○補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

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

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謝謏不妄交接門無襍賓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謏祖燕金

○補高爽嘗經晉陵詣劉儁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儁為縣儁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儁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鱧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

得免

○補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補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戡謏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帝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惠景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日號騎將軍

○補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

皮車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捧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張吏部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

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書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為時所鄙

○補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補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

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遽見之

○ ○ 補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冒請鷺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

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楊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地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鷺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衛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七言悅忿懼而歎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空

徒諮議參軍子絳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墮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季雲入簡牘可笑。子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緇忘年之知。非故暴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千載爾。

補

孫騰

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其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司馬

子如

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徙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

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公在。閒。兀。以

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補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進封郡公。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

沈謝

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待中。丹陽尹。南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杜審言將歿。語宋之問。武平一。

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翹。以字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而各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日且歿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歿吾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蓋歿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比面其矜誕如此

○補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爵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補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喬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作蛇形仙去

○補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作。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誦士也。司馬相如

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

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聖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發憤懣。覺悟董蒙。光揚大漢。軼

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歿而不朽。

○○○補

米元章守漣水。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七占士克補卷之十七

三十一



價增數倍。所與遊者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入同。亦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頽頽。不能與世俯仰。故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品印入玩。

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禮部員外郎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

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

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

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

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間居

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

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

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

成人。不命。日進。不敢進。不命。日坐。不敢坐。不指

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嘗舉曹公為北

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

七占十一記前卷之二十一



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王恪發瑞殊  
大首改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坐大笑。

補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閬縛送孫權。蜀志曰。益

州郡殺太守者。率雍閬。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

實。假思教。張府君如甄壺。外雖澤而內。武侯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末，先主用為

遣鄧芝使吳。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

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曰：夫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

誠，歎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公挾張，陰化不盡

和合二國。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

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已四、十餘矣。女若，小次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暮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一月，妻自經歟。



景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

所滅封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動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洵為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王云真長故不善丞相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劉云伯仁空洞見謂

劉云二說皆有理為伯仁難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好媒。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瀆故。」謂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至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決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云有所感起是也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廷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

鴻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

劉云此賊終健王云此各不妨兩出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在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其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郵時為中丞

阿壽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廣陵人父哩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王云似醉不醉  
語妙絕

侍中。以公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道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頤潁川荀寓

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

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此數子者或蹇  
與無官商或阉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諍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文士

此皆世說新語卷之八



英博而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同時好。暱有太原温長仁。穎川荀景伯。寓范

陽。張茂先。華士。鄉劉文生。許南陽。鄒潤。南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尤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以朝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

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律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烟。青味弗嘗。食粟茹

菜。隈摧園。問糞。囊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雙高。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

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

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

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

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

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

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爵。棲遲神丘。聖餌

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

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

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

是子羽。慨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

以受性拘繫。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

北帖古詩卷之八

七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真。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頤。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或無。或庇。或陋。希言。或淹。伊多。姿態。或譎。或智。或口。如舍膠。或頭。如中。莖。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孔。何。異。檻。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飢。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及郡人。仕至征西寮軍。

○○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去云機鋒。一到。故不可忍。然定。

本草曰。遠志一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此帖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成終身大隙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曰。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 ○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稱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如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下。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也。踰也。

○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

○ ○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七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

中卽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海西公為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 習鑿齒孫與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叅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大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 補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寒疾裁

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

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

王云觀此知王與混不為風流所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北 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唇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 ○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愛。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

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 ○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歿。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顛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見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

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

承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 ○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七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七



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劉云羊公鶴可稱甚多甚多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耗斃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腸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

飄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木國

七占世說補卷之十八

十八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鴛鴦。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後眾讒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

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塔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表。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塔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于敬。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便已足矣。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

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二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劉云謀壻至矣

劉云謂周不學



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九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劉云謂周不學，故不知劉說為詞也。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十八



○ ○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  
 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  
 至護軍長史

○ ○ 桓玄素輕桓岷岷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

郎江州刺史子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 岷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

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

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然楛矢貫之石斨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  
 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  
 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  
 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 補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明帝勅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 阮韜南史曰阮  
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 阮韜字長明  
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  
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  
 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

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



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補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換謂換不換那得不生靈運鍾嶸詩品

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補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誰能延一息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歿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外乃爾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補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吳明帝以為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同拜三公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同列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 ○ 補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

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 ○ 補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子德願為秦郡太守性粗率為日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世祖所狎侮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 補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

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生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 補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彦和錢塘人

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異編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

尤悉晉代故事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日眇一

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

○補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比史曰士

王云神武乃高歡士開未謀

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

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

陸機兩潘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

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劉餗隋唐嘉話曰

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

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補 侯白好俳謔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隋

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

日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

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補

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為度支尚書。蕭登梁書曰。蕭

登字理孫。昭明子。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日。梁封岳陽郡王。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

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响唐書曰。盧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

奉法而已。妙



○補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  
 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補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

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一日  
 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  
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

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鬪者外

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巳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左春少陽用事未可太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補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芾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畧曰芾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汾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

高帝欲廢太子。庭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

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口

上欣然而笑。又疑非類。吃不能道說。而善著

書。未聞雄名。漢書楊雄傳曰。雄口。只有艾氣。艾

也。○補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梁。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貯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遂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

志亦載此事。但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

梁山。梁。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

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補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

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

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贖貨聞終徽猷閣直學士。

○補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帶

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眾。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帶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上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辯顛帖

○補

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

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黃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為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營崇福宮卒未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輕詆上

○補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

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

達河內温人十一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兗州刺史政

化大行

○補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答曰文若可借回手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汗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醜

○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劉云兩可之詞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使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背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始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十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置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載洋傳

王云偶然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王云此言得其深

王云偶然而語亦難定謂無

日丹陽太守王道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大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遊使啓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秣陵不應獨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

劉云人之輕詆更累其父

王云此非註不得所以

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

此占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此占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志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速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念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狻

劉云三豎真如狻獬

虎犢還其所如。虎狻。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補

○補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歎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云。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

劉云邦國之嘆。何忍平生。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蓋言名教自臺即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

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收何物殆非真豬

劉云又有謂真長知此者為入自難

王云此語亦有情

劉云却又效袁伏之袁

七古上卷...



儻遇風雲為我龍據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

風雲為我龍據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入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上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劉謝深愧

色

劉云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許也王云此却輸真長一若然乃是謝公意福處

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耳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所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誦許意

蔡伯喈睹昧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取王右軍

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樂器也瓦瓦一作瓦孫家

劉云三祖也代保守此笛也尾甲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見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膩顏。恰榆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

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

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木士不遜。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劉云。賈公到處。為人所擯。王曰。公一生受此苦。至死猶煩。



劉云誰能致敗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也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曰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僞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而取其僞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多幻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餞次女

殷僧詔適殷歆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

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餞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日韓康伯拵肘無風骨語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王云甚惡之

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入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烝



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也食之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